



刘排長和小金枝

楊大群 著

4641

821
4641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劉排長和小金枝

楊大群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七个短篇小說。“刘排長和小金枝”描寫一个朝鮮女孩小金枝，她的母親和兩個弟弟都被美國飛機炸死了，父親是鐵路工人，因爆炸敌人汽車英勇牺牲了，小金枝从患难中逃出，参加了小学生救护隊，曾以自己的身体掩护受了重伤的志願軍刘排長，自己也受了重伤。伤愈出院后被國家保送到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去學習。“永远不落的紅星”描寫苏联紅軍和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。日本投降前夕，日軍企圖扒开遼河堤壩，水淹遼河邊上的農村。一隊苏联紅軍恰在这时赶到，打跑日軍，并协助当地人民及时堵起了被扒开的堤壩。一位紅軍战士就在搶修堤壩时落水牺牲，紅軍的指揮官將他帽上的一顆紅星贈給当地農民田万誠作为紀念，解放后，当地成立農業社即以“紅星”为社名。其他五篇是反映边防战士的对敌斗争和農業生產的。

刘 排 長 和 小 金 枝

楊 大 群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270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2 印張 2 3/8 字數 47,000

1957年3月第1版

195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价(乙) 0.20 元

目 次

永远不落的紅星.....	1
边疆寄家書.....	14
刘排長和小金枝.....	21
生產資助金.....	33
炮陣地旁边的瓜地.....	43
对空監視員.....	51
种宝的姑娘.....	58

永远不落的紅星

全村成立高級社了。在社委会上，打算給合作社起个名字。起了十多个都不中意。人們很能挑剔，不是說沒啥意义，就是說字眼叫出去不响亮。后來有人建議：三星都歪了，散会吧，等明天通知全体社員；大家动动心眼兒，起个漂亮的名字。

“等一等，我去取个东西來！”生產隊長复員軍人田万誠，說着从炕上跳到地下，臉漲的緋紅，声音激动的变了腔調。猜的出來，他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大家一愣，誰也摸不清底細。說着，他已經竄出了屋子。一股凉風冲進屋來，有人說，这三更半夜的又弄什么典故呀！

不大一会，屋子外边的雪被踩得咔吱咔吱响，脚步声越來越近，田万誠回來了，一進屋他就摘下帽子，汗水順臉往下淌，頭髮冒着热气。他站在灯下边，把胳膊一举，手指間捏着个东西，大声的說：“看吧，咱們合作社的名字有了。”

支書楊連元抬起硬棒棒的半殘廢了的胳膊，把灯头油捻子捻大些，打掉了灯花，使大家看的清楚了，原來田万誠手里捏着的是顆紅五星。

大家都不約而同的“哦呀”了一声。屋子里肅靜起來了，有的人把正抽着的烟袋也熄滅了。牆上的挂鐘“滴达滴达”走着，时針呀，不停的前進！支書楊連元接过紅星，声音更加嚴

肅的說：“同志們，這是一顆永遠不落的紅星！咱們的社就叫紅五星社吧！”全體社員刷的舉起了手，一致通過了。這是個不平常的名字！為什麼叫紅五星社呢？支書沒有往下講，也沒人問，可是又有誰不知道這紅五星的來歷呢？

整整有十年了！

遼河兩岸是個十年九澇，多災多難的地方。

十年前的一个秋天，从七月七牛郎会織女那天起，連天瓢潑大雨，雨水南流北淌。大雨停了，天並沒有开晴的意思，接着下起來牛毛毛細雨了。真是，“先下牛毛沒大雨，后下牛毛不晴天”。不打雷，也不刮風，就是細雨蒙蒙。有时也亮亮响，也許有打个哈欠的工夫，又下起來。北天边像鑲了个黑箍，連雷帶閃的緊在那兒鬧。老年人眉毛皺成个疙瘩，手搭凉篷往北看，發愁的說：“河上游雨水大呀！咱們河下游又得灌洞子了。”

夜里蛤蟆成宿成宿的吵，簡直吵翻了天，吵得人心神不定。古語說，“蛤蟆暴叫，年成主澇。”

纏綿綿的細雨一直下到八月初。一天夜晚，磨盤雷轟轟响了半宿，老年人一夜沒睡好覺，推開窗戶往北看，云消霧散了，露出滿天星斗。

第二天太陽一露面，人們像看寶貝似的看个不够，天藍得像剛洗过的一塊緞子。孩子們脫光腚晒太陽。庄稼黑森森的，往起拔節的声音都听的見，眼看着長啊。油瓶大的高粱穗头子揚花了，苞米粉色鬚鬚变成紅色了。从庄稼長的这个新鮮勁上看是个十成年景。

老年人还是愁眉不展，一天到河边上走兩三次，捧起黃澄澄的水，聞一聞，有腥味；用舌尖舔一舔，苦澀澀的。孩子們从

河沿边上撿回來空壳的榛子、菱角、核桃，証明山里的洪水下來了。

果然，三天沒出头，水头到來了，像几百条忙牛吼叫着，兩丈來高的浪头冲击过去了。河面上漂着白沫。水流的非常急，射一根秫秸到河里去，头朝下立起來，一个漩渦就卷沒影了。

兩天工夫，河水漲平槽了；半宿工夫又出了槽；淹沒了壩外的庄稼；又大半天的工夫，几丈高的大壩沒了半截，北風吼叫着刮起來，掀起一尺多高的浪头，猛勁的拍打着壩沿子。盆粗的大樹被水連根拔走了，扎蓬稞子滾成团团。

人們的心像滾油澆了似的。各村子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了。成天成宿的护着壩，渾身都是泥漿。壩里边浸透過來的水，把地皮泥濘得經不住脚了，一脚踩下去沒腿肚深的稀泥。离壩近的，家家把鍋台刨了，平屋頂上的土撒下來了，背呀，担呀，送到壩頂上來。老年人对这猛勁漲的河水，連連打着唉声，說是比光緒年間那場大水要大几倍呀！就是鉄壩銅堤也难擋了，这是天灾！

老奶奶、妇女們，把菜園子里手指肚大小辣椒扭下來了，倭瓜蛋子摘下來了，未定漿的嫩苞米擗下來了，茄包子擗下來了，孩子們臉上抹了灰，也沒人照顧这些可憐的小家伙了……

青年小伙子們眼睛都紅了，今年出荷粮数目訂的非常高，劳工月月抽。要是擋不住這場水，就得家破人亡。

楊連元是个打头干的人，他一連四五天沒有登家門了。老在壩上巡邏，赶上誰家送飯來就吃上几口，遇不上呢，就到園子里扭几个生茄包子吃。吃的嘴里直起粘沫子，大口大口的吐酸水。老婆生孩子还未滿月呢，他这几天也未回家照顧一

次。他并不是沒有那份心思，明擺着：壩要是开了口子，今年租种这三天地，庄稼又是根棵不進門。爸爸死的时候，是借地主刘之民的錢買的棺材，如果今年还不上，毛驢打滾的利錢，五年也还不清了。那时只有替別人出勞工去，用賣命的錢还債，到那时老婆孩子可怎么办呢！从打河漲水那天起，他心里結个疙瘩，黑天白日盤算这些事情。他一迈進家門坎，看見老婆瘦得像把干柴——她生孩子到現在就吃了兩頓稀飯，成天是吃青菜，連把鹽都沒有。孩子沒有奶水吃，瘦得挺大个腦袋，咽喉都哭腫了……他一看見这些情况，心像針扎一样痛，有时心里也乱禱告着：壩要是不开，就熬过了这一关。

地主刘之民，一手揉着腰眼，从村子东头走到西头，他家家串游。張老逛像个狗尾巴似的跟在身后。他用文明棍敲着人家的門坎，張罗着買一口白头心的肥猪，說是往耳朵眼里倒上三盅燒酒，求求河神爺不發水。这是慣例了，誰都知道等祭完了河神，他把肥猪抬到家里去，吃得嘴丫子流油。可是这回他白費心血了，繞了几天連一文錢也沒要上來。他走到誰家也找不見一个人，就把手伸到人家鷄窩里把蛋掏走。

張老逛向田万誠要錢，他跺脚大罵一頓：“大壩眼看着要开口子了，还祭个蛋河神爺！等着賣寡婦給你錢吧！”

刘之民站在街头潑口大罵开了：“臭老娘們在河里洗身子，冲犯了河神爺！非淹死这帮窮棒子不可！我怕什么！陈粮臥米够吃二十年。船早就驗好了，擺在大門口等大水自动給我漂起來。”又指着北山头說，“淹不死的狗东西，到那时我的地瓜秧子論兩賣。給你們帶上鼻环子，要給我干一輩子活！”

田万誠肝火上來了，要用鎬把去打死他。田大娘死活抱

住兒子的腿不放开手，哭着說：“孩子，人家是当朝太歲，你要惹下滅門禍呀！”

事情压下去了。狗腿子給地主通了活气，刘家大院的四垛炮台，黑洞洞槍口伸出來槍嘴子，大門上挂了个花碗大的黃鎖。刘之民暗地里差人往大桥头上日本皇軍中隊長那里，送去二十只小鷄和一封信用，說是有人要造反。

鬼子收下了小鷄，但是并沒派扛槍帶繩子的鬼子來，連手指肚大的紙条都未捎回來。

这件事使村子里人們很納悶。田万誠跑高粱地里藏了好几天。

有一天夜里，天又陰了，水漲的很猛。看样子再漲三尺水，就要把大壩淹沒頂了。風刮的很大，把河里的水都絞上岸了，吹在臉上湿漉漉的，蛤蟆藏在草稞底下也不叫了。

楊連元扛着个大鉄鍬，手里提的破灯籠也早就被風吹滅了。他正順着壩往前走，看見一条条电棒的光亮直晃蕩。从大桥那个方向來了一群人，听的出來都帶着鉄器，碰得叮当直响。他忙着一步跨下壩頂，定睛一看，來人是鬼子。他想这帮家伙也护壩來啦！馬上一想，这是万不可能的事呀！狼还有見着小鷄不吃的道理嗎！可能是抓人來了吧？但明明又都是扛着鉄鍬呀！他弯着腰向前湊了几步，仔細一看，鬼子都站住了，把手里的鉄鍬狠勁的插在壩頂上，个个都拉开架式；看出來是要把大壩扒开，那个領头的家伙，正查看在哪塊扒好呢。

“唉呀！”楊連元几乎失声叫起來。頭髮根一陣發麻，眼看着望不見边的白亮亮的大水，就要冲進壩里來了。他使勁握緊鉄鍬把，恨不得跑上前去劈死他几个才解恨。他沉思一

下，摔了手中破燈籠，轉身就往壩下跑，趕快回村報信去。

响声驚动了鬼子。“呸！呸！呸！”對准楊連元跑的方向打了好幾槍。槍聲撕破了寂靜的夜。他跑出几步，覺得左胳膊發沉，一陣火辣的痛。知道是被槍彈打中了。他咬緊牙關，用右手緊緊的掐住流血的傷口，跑下大壩，一头鑽進高粱地裏去了。

“當當……”破銅鑼從東街敲到西街，响得刺耳朵。

“鬼子把壩扒開啦！”“壩扒開啦！”人們亂喊起來。

整個村子里亂了套。孩子哭老婆叫，人們發出了絕望的呼喚。

楊連元跑到自家門口。一進屋，老婆坐在炕上正哭呢。一看見他進了屋，忙着點上了小油燈，屋子里半陰半亮的。當她一眼看見他的胳膊流滿了血，一時把她吓楞住了，老半天才喘了一口氣，哭着說：“鬼子是用槍打你呀！”忙着扯破布條給他纏傷口。這時他才覺得嗓子渴的很，頭髮昏，肚子里雖然空空的，但還直勁要嘔吐，眼睛一發黑，一头就扎在炕上了。

“鬼子扒開壩啦！逃命吧！”

他的老婆一聽見他的喊聲，猛勁推着他的肩膀說，“快起來呀！快往北山上逃命吧。一會大水就圍門了。”她又忙着用破被裹着未滿月的孩子。

楊連元此刻心里清醒一些，像頭猛獅子，一咬牙坐起身子說：“你窮叨咕什麼！我得找大伙和鬼子拚命去，不能叫他們扒開大壩！”

還未等他動地方，老婆爬起來半跪着，用干枯的手抱住他的大腿，泣不成聲的說：“你不能走哇！你要走先把我們娘倆

砸死吧！”

楊連元瞪着眼睛一甩袖子，站在地中央，看着瘦得剩把骨头的老婆，心里好陣子酸痛，此刻灯也滅了，孩子也醒了，像个干巴猫似的有气無力的叫着。他不自主的向炕沿边挪近了兩步，抓住老婆的胳膊，声音顫抖的說：“我——我先——把你送上房頂！也許——壩开不了！”說着一步迈上炕，一脚踢开了窗戶，扶正了梯子。回身先把老婆背上房頂，然后又用大被裹起孩子送上房頂。

老婆緊緊摟着孩子，臉貼在孩子臉上哭起來了。她哀求的說：“你——你不能去！爸爸死時說，我們有人——在！就能活下去……”

楊連元覺得有个硬东西，撞击了他心口一下——壩被扒开，庄稼被淹沒了，房子，等水一來就得倒架，孩子老婆被水冲去，还有什么人在呢！要是扒开壩別說是我自己，就是全縣人的性命也都完了。他沒有再和老婆說什麼，轉身走進里屋，从水缸后边摸起一杆扎槍，扭头走出屋子，耳边老响着老婆断断续續的声音：你好狠心哪！把我們娘倆——砸死吧！——他眼泪流下來了，用手擦了几把。

“呸！呸！呸！”連着打了几槍。听出是从刘之民炮台上打的。

楊連元剛走到街口，迎头慌慌張張跑來个人。越來越近，还未等他看清楚是誰时，來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大声的說：“楊連元，你小子有骨头嗎？咱們去把刘之民的窩子砸了吧！眼看壩就給鬼子扒开啦，大家往北山逃命，他怕踩了庄稼，开枪打人。”他一口气說完時，咬着嘴唇，鼻子噴着粗气。

楊連元甩开了田万誠的手，伤口像針扎的痛了一陣子。

这时村西头，妇女和孩子哭叫着。还夾着男人們粗声粗气的叫罵，有的妇女和孩子一屁股坐在爛泥里，死拖活扯也不走了。

楊連元对田万誠說：“你听听，我們往哪走！我們先不能去找那个雜种算賬！我們大家和鬼子拚去！你想，壩要是叫鬼子扒开，我們不被水淹死，也得活活餓死。”

他倆身后早圍了一圈人。大家齐声說：“拚了吧！反正是一个死！”

“走！走！拚去！”有人把正抱在怀里的孩子塞給了老婆。妇女們哭着想扯住自己男人的腿，有的挨了打，有的被推在泥坑里。

有的男人是怕死的熊包，哭声賴命的說：“鬼子有机槍大炮，去送死去？我們齐心給刘三爺下跪，求他老人家放我們上北山吧！”

“去他媽的，軟骨头！”有人气得罵起來。

“小兔羔子你罵誰？”

沒有人再回罵了，前头人已經拥上了大壩，扛着扎槍、棍棒、鉄鍬、二齒鈎子……有人光着膀子。妇女孩子們也跟在身后連哭帶叫。

長長的人流，黑条条的影子，倒映在水里，一直奔向大桥。天晴了，赶成团的黑云彩，偏偏往西北飄去，月亮星星探头露臉的眨着鬼眼，好像是叫鬼子看清楚一些，拚命的人們來了！

鬼子擻着腕，哇哇直叫正忙着扒壩呢。憤怒的人們拥向前來，沒人喊，沒人叫。鬼子一鍬一鍬的挖，犹如在人們的身

上挖肉一样痛；用血汗澆灌的庄稼，馬上就要被大水連根卷去了，房倒屋塌，村子变成一片汪洋大海。楊連元和田万誠肩并肩走在前边，手里的扎槍杆握得吱吱响。

“呼呼……达达达……” 鬼子开槍了，“糾糾”直叫的子彈是从頭頂上飛过去的；低的把壩下高粱叶子穿得噗噗响。

楊連元对身后喊了声——“散开！”人們忽拉一下散开了。

“噯呀！媽的宝贝！心肝！你——怎的啦……” 一个妇女尖声哭叫着。

“快趴下！”

“拚啦！”

“天哪！你不能上前哪！”

“天老爺！槍子有眼睛！”

爬着走，快接近鬼子了，看的更清楚了，有的地方已經扒开了，水嘩嘩直流。白亮亮的大水直跳動，立刻就要冲过来了。鬼子一边打槍，一边扒壩，想把人們隔到口子这边。

子彈貼着人們頭頂飛，楊連元他們从壩根底下躲着走，离鬼子还有二百來米远了。現在要是把鬼子赶跑，还來得及把壩口子堵上。

有些鬼子放下了鉄鍬，給槍上了刺刀，有的推上子彈，跪在那兒瞄准。

“唉！唉……” 远远的天空飛起七八顆信号彈。

“噯呀！打彩灯！” 人們臥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看着。

火車站上晃动着几十条子探照灯。东照西照到处搜索。馬达声驚天动地的响动，直奔大桥而來。有人想是被鬼子包围啦？还是用信号彈指引着往这里打炮嗎？

鬼子扔下鉄鉞也跑了。

頃刻起了大变化！楊連元抬头看了看，也摸不清情况，不过心想不管怎的，先要把鬼子扒开的口子堵上。他弯着腰爬到口子跟前，他兩手不自主的插在向壩里流的水里，心里痛苦極了。水流激得他渾身打了个寒顫。他鎮靜一下喊道：“來呀！堵口子呀！”

大家一下子都躍起身子，扑到扒开口子的地方。这陣水嘩嘩流的很急，口子兩边的土一塊塊的冲塌下來。眼看着口子越塌越大，人們束手無策——沒有地方能取出土來，怎能堵住口子呢。

田万誠看着庄稼一排排的被水压倒，失声的痛哭起來。有些人站在沒腰深的水里也跟着哭，眼看着水要把他們冲跑了，可是誰也不上岸。恨不得就躺在水流上，任憑水冲走，比秋后讓日本鬼子逼着要出荷粮，地主逼着要地租子好受得多呢！

口子越冲越大，水流的声音震耳朵根子，能听出几十里地开外。

这时，从大桥那个方向又跑上來一群人，扛着的东西叮叮当当直响。鬼子又上來啦，这回是把重机关槍和炮也扛來啦！

楊連元大声的喊：“妇女們，赶快帶孩子从壩底下回村子！”

“叫我們往哪里回！大水一会就灌滿了村子，你們不走，我們就死在一起吧！”妇女們又同声的哭起來了。

“讓鬼子把咱們都殺絕根嗎！”楊連元声音顫抖起來了。他看看說：“口子是堵不住了！我們不能送死！赶快回去吧！”男人們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握得緊緊的，擋住妇女們往回路上退。

等來人站在壩口子那邊，大家一看原來不是日本鬼子。雖然還看不清楚面目，但來人都是些高高个子，肩膀上挂着很大的牌牌，領頭的戴頂大蓋帽子，他站在那里看了看扒开的口子，又看看站在口子這邊的人們的情況。那個戴大蓋帽子的人，端起鐵鍬下到壩里边去挖土，一下子陷到爛泥里，好幾個人扯着膀子才把他拉上來。他顧不得滿身泥漿，說了几句話，就抹身往回跑。不大一会工夫，扛着木樁子、扛着白面袋子跑回來一大群人，一到口子边上就縱身往水里跳。有的人跳進去就被水冲跑了。但他們馬上一大排人胳膊挽着胳膊，抱着樁子跳到水里，勉強站住了脚，就趕忙打樁子，用面袋子堵口子。楊連元他們這時也不顧一切的，邊喊着邊跳到人群里干起來。誰都顧不得說什麼，也顧不得看，都是一條心思，要立刻把口子堵住。被水冲跑了的人，再晃回來仍然堅持着工作……

半宿工夫，扛來几百條白面袋子，硬把口子給堵上了。

天漸漸亮了。才看清楚原來堵口子的人是蘇聯人！他們弄得渾身都是泥漿，也看不清穿的是啥色軍裝，只有帽子上的紅星是亮的。

人們擁抱在一起了。互相拍着肩膀，在大壩上轉圈圈。天大事傳開了：

“蘇聯出兵，日本投降啦！”

“紅軍來的这么快，神兵！是咱們的大救星！”

“我們是中國人！中國萬歲！”有人挂着眼淚喊。

“烏拉！紅軍萬歲！”

婦女們緊緊摟着孩子，臉貼着孩子的臉說：“孩子，你有日子過了！”

太陽出來了，彩霞挂滿了東半天，照着解放者偉大紅軍！照着勝利的人們！壩口子堵住了，全縣的人民都得活命了。

從翻譯那里知道，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了。紅軍是空降下來的快速部隊，是來保護大橋的。他們從俘虜嘴里知道鬼子把壩扒開了，就特意趕來堵口子。

紅軍指揮官集合起隊伍，一報數，少了一名戰士！

這個消息把大家都驚呆了。“走吧！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同志找回來。”楊連元說着便第一個跳進水里。大家都蹣跚着沒腰深的大水找去，婦女和孩子們也都不願回家，分成四處跟着找起來。

找有好幾個鐘頭，終於在小河沿溝口處找着了尸首。這個年輕的戰士，手里還緊握着把鐵鍬。大家流着眼淚抱起這個年輕的蘇聯人。他的戰友們都摘下帽子，低著頭站在他身邊。他是個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犧牲的烈士！他永遠活在人民心里。他的戰友迎着太陽把烈士抬走了。

……楊連元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不斷的回頭看着堵好了的壩口子，白亮亮的大水馴服的流著。再望望往大橋走去的紅軍，他的眼淚流下來了。壩里的庄稼格外新鮮，這是用生命換來的呀！人們都挺著胸脯走進村子，心里有一種自豪感，我們是中國人了。

劉之民大門關得更緊了，炮台上槍口再也不露槍嘴子了。院子里靜悄悄的像座古廟，只有門旁三棵老白楊樹，風一吹嘩嘩的抖著綠得發黑的葉子，好像哀鳴著挽歌，不時還飄落幾片葉子。

第二天，天還未亮呢，紅軍差人送來了信。信內說：昨天

我看見你們的臉色，看出來你們是好久沒有吃着糧食了，臉上一点血色都沒有，這和我們革命初期缺糧食時，人們的臉色一樣……

村子里得着領糧消息：人們興奮的一邊擦眼淚，一邊往大橋那邊走。紅軍為了我們把口糧分出一半來。

……過了幾天，附近幾個村子的窮人聯合起來，選楊連元田萬誠幾個人去見紅軍指揮官，要求給塔壩口子犧牲的烈士建立紀念碑！

紅軍指揮官向他們道了謝。他說，用不着修紀念碑，大家在生活中永遠記住有这么一件事就可以了。大家問那個烈士的名字。軍官很嚴肅的說，記住一個蘇維埃的紅軍戰士就可以了。當他發現楊連元胳膊上纏着爛布，知道是負了傷，立刻命令軍醫給醫治。

楊連元的傷口因為治晚了，潰爛的很厲害。軍醫隔兩天就到他家來一次。一連十幾天才把傷口治好。不過小手指彎着直不起來了。如果再晚治幾天的話，一只胳膊都得殘廢了。他從軍醫口里知道犧牲的那個烈士名字叫——瓦良。

當這一隊紅軍移防的時候，紅軍指揮官特意把瓦良帽子上的紅星送給了大家作紀念品。

……為了這顆紅星，後來還鬧了很大的事。當國民黨來時，劉之民把這件事告發了。楊連元和田萬誠跑到解放區，參加了解放軍。

這些事並非三言五語可以說完的，還有很長一段后話呢……